

學潮再起 與世代正義

文・圖／何明修



近年因都更案引發大學生關心居住正義議題，圖為學生聲援文林苑王家（提供／物理系許哲韋）。

今年3月27日晚上，被劃入樂陽建設文林苑都市更新案的士林王家，面臨市政府強制拆遷的威脅，臺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透過網路號召，300多位大學生、教師與社運人士來到現場聲援王家，一同守護家園。翌日上午，在大規模警力的強制介入下，聲援者被架離現場，怪手迅速地摧毀了王家祖厝。忿忿不平的學生很快再度集結，前往市政府、市長官邸抗議，並在文林苑長期埋鍋造飯，阻止建商動工。

文林苑爭議所激發的青年參與，是晚近以來學生運動風潮的縮影之一，類似的案子包括樂生院保存運動、苗栗大埔農地破壞事件、反國光石化運動、反中科四期運動、紹興南街社區保存運動等。在這些案件中，我們看到大學生積極的投入，高舉正義的旗幟，與弱勢群體站在一起，共同對抗部門所推動的發展計畫。由於學生們充滿理想主義的熱情投入，讓這些爭議衍生出意想不到的發展，原本被主流媒體所忽視的受害者受到外界的關注。在文林苑案中，信誓旦旦「依法拆除」的市政府成為眾矢之的，後來更宣稱「願意檢討相關法律」，並且凍結了所有臺北市的都更案。

校園內也可以看到學潮的復甦。最近，臺大學生會舉辦了關於美國肉牛的座談會；有學生自發舉行五〇年代學生地下黨運動的展覽；有些社團以讀書會方式專門討論東部開發爭議與原住民議題。研究生抗議他們的獎助學金縮水，更積極籌組產業工會。在近幾年的五一勞工遊行、反核遊行、同志遊行，我們也常可以看到學生的隊伍。我的一個導生為了圖博人權議題，在暑假時前往印度的達蘭薩拉。這學期，我開授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，結果有130位同學來選修，儘管這並不是通識課程。在社會系所規劃的公共社會學暑假實習課程中，也有52位同學報名參與，他們想要參與關於卡

債族、公共托育、環境友善農業等相關議題的實踐活動。這些現象都指出，學生的公共參與熱情開始浮現。儘管他們仍只是校園中的少數，但是這一群有意識的先鋒份子卻有無形的感染力，所帶來的影響正在持續發酵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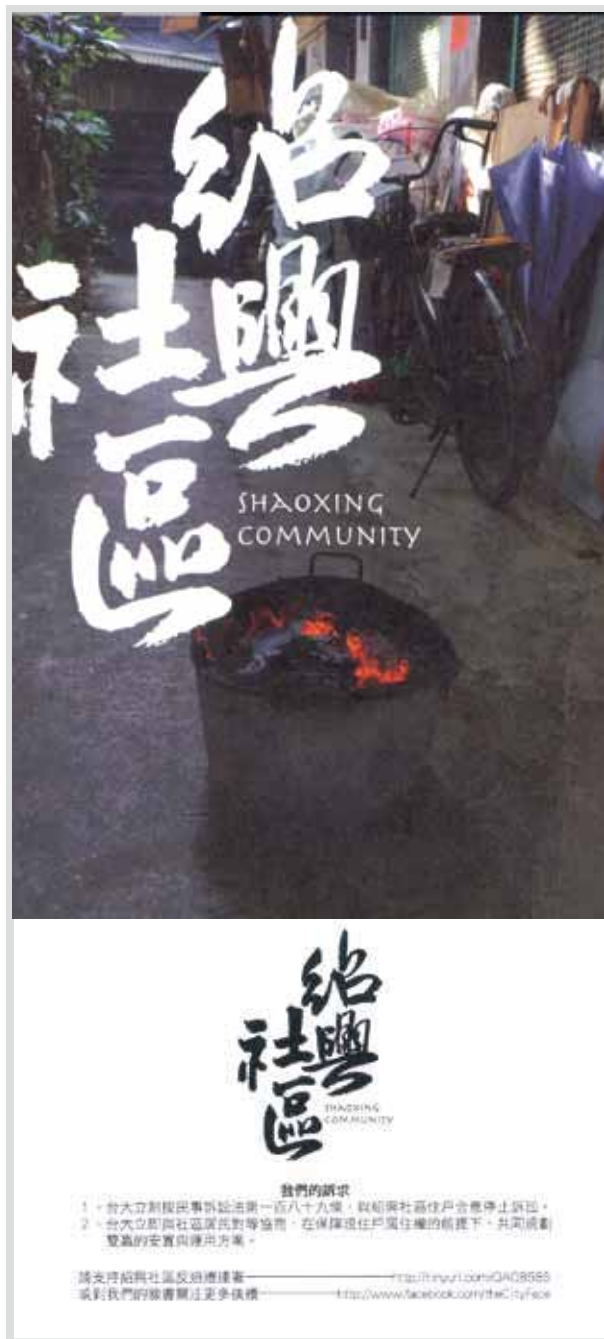
新學潮與舊學潮

社會運動研究的共同發現是，運動風潮具有週期性的特徵；在密集而激情的公共議題投入之後，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政治冷漠、犬儒主義與消極無為。對個人心理而言，運動參與具有吸引力，係因當下的集體行動即是體現自己所信服的價值與理念；但就長期而言，運動會帶來種種挫敗、被「掏空」的負面感受，驅使個人離開運動的隊伍，將關注移轉到私人領域。早先，解嚴以降的學生運動最受矚目，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是最高潮。不過到九〇年代中期之後，各大學的改革性社團日益萎縮，即使學生抗議事件仍零星可見，但已不再關注政治性議題；相對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日常生活議題的抗議，例如機車停放、校園交通、宿舍規定、網際網路使用等。這彷彿顯示，學生不再具有救國濟世的理想主義，這一點也似乎很符合一般大眾對於「草莓族世代」的刻板印象。

近一波的學潮又出現了轉變，學生們的關注焦點由日常生活議題移轉到公共議題，從校園內到校園外。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2008年11月，抗議陳雲林來訪時警方過度執法的學生運動。這一群學生集體決定將這次運動稱為「野草莓」，無論這個名號是對於先前「野百合」的致敬亦或是嘲諷，他們所扮演依舊是「社會良心」的角色，試圖超越紛擾的政黨對立。也因此，長期占領中正紀念堂前廣場（目前的正式名稱是自由廣場），成為兩個學潮世代的共同行動劇碼。

從整體校園內外的大環境轉變來看，無論是關注政治人權亦或是社會正義，新學潮的浮現是有點出乎意料之外。在1990年，大學學士班還不到24萬人；到了2010年，已經增加到102萬人。聯

考窄門的開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勢家庭子女獲得教育機會，但隨之高漲的學雜費卻讓他們唸起大學來備覺艱辛。在20年前，多數大學生不需擔憂未來的出路問題，當今的大學生卻面臨畢業後只有22K的夢魘。一般而言，經濟的富裕與對於前景的樂觀評估，容易促成學生運動。歐美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歷史顯示，高成長的資本



紹興南街社區保存運動（翻攝自文宣單張）。

主義帶來積極進取的世界觀，戰後嬰兒潮世代大規模投入反戰、民權等新左派運動。因此，野百合世代的學運是可以被預期的，不只是因為解嚴所帶來的政治機會開啟，更重要的是，那時臺灣仍是處於「愛拼才會贏」的年代，預期的物質生活提升支撐了理想主義的運動參與。

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要如何解釋晚近的學潮呢？

世代正義的呼聲

我個人認為，晚近的學潮其實反映了一場正在上演中的臺灣社會價值觀革命。在以往，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一種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，相信經濟發展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先決條件。但在晚近以來，發展主義越來越被看破手腳了，它所應許的各種美好承諾都成了芭樂票。試想「高科技業」在近年來的公眾形象轉變：10年前各地方政府爭相搶著要科學園區，它總是與「環保」、「乾淨」、「高配股」等好處聯想在一起。現在，地方發聲反對徵收農地開闢科學園區的抗爭（后里、二林相思寮、竹東二重埔、後龍灣寶、竹南大埔）。「科技新貴」工程師「過勞死」的負面新聞不斷，電子業從「高科技冷血青年」變

成「血汗工廠」。科技業即使沒有傳統產業的煙囪，但是它所排放的有毒廢水成為地方抗爭的焦點（彰化芳苑、新竹新埔）。甚至，連電子業大廠在校園進行徵才時，也會被「反中科熱血青年」嗆聲。

大學生仍處於人生探索的階段，所以他們有能力拒絕年長世代視理所當然的信念，也能夠看穿發展主義的虛假。目前大學生有一種強烈的被欺騙與背叛的感覺。幾十年前，認真唸書，就會有好的出路。現在，大學文憑貶值了，能找到的機會只有那些賣肝的血汗工作。校園的師長不但不幫他們設想，還會火上加油，質疑他們沒有中國學生努力，要求他們在職場上要認命，配合各種業界不合理的要求。

年青人感受到強烈的世代之間的不正義，這也呈現在學生運動者如何看待各種社會爭議。在20年前的反核運動中，所強調的口號是「我們不能禍遺子孫」；但是近兩年來的反核青年卻是高舉「世代正義」的訴求，強調「在位者不能為我們年輕世代做決定」。也因此，他們對於「土地正義」、「居住正義」的運動感到強烈共鳴，也願意挺身支持各種圈地、都更、開發計畫下的受害者。■

延伸閱讀

- [1] 何明修、林秀幸（編），2011，《社會運動的年代：晚近二十年來的臺灣行動主義》。臺北：群學出版社。
- [2] 何榮幸，2001，《學運世代：眾聲喧嘩的十年》。臺北：時報出版社。
- [3] 吳介民等（編），2010，《秩序繽紛的年代》。臺北：左岸出版社。
- [4] 林宗弘等，2011，《崩世代：財團化、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》。臺北：臺灣勞工陣線。
- [5] 謝志誠、何明修，2011，《八輕遊臺灣：國光石化的故事》。臺北：左岸出版社。



何明修小檔案

1973年出生於臺北市，臺大外文系學士（1995），社會系博士（2000）。曾任教於南華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，現為臺大社會系教授。研究專長為社會運動、勞動社會學、環境社會學，專書著作包括《社會運動概論》（2005）、《綠色民主：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》（2006）、《四海仗義：曾茂興的工運傳奇》（2008），目前正在撰寫臺灣戰後工人階級形成的專書。可以透過電子郵件(mingshoho@gmail.com)與他聯絡。